

郝美玲◎著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在儿童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过程中，词汇知识丰富程度，不仅起

到的作用。如语音能力的

要的作用。如语音能力的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09年度青年学者文库出版基金资助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郝美玲 /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5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50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 郝美玲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19-4183-6

I. ①汉… II. ①郝… III. ①汉语-儿童语言-词素-研究 IV. ①H1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3640 号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HANYU ERTONG CISU YISHI DE FAZHAN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92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PRINTED IN CHINA

前 言

在儿童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过程中，词汇知识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词汇量的多寡、词汇知识的丰富程度，不仅对儿童当前的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预测随后几年读写能力的发展状况。入学时词汇知识丰富的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也比较好；入学时词汇知识之间存在差异的儿童，其读写能力之间的差异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不断增大。因此，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要有意识地增强儿童词汇知识的积累。

词汇知识的获得与积累，一方面得益于课堂内外大量丰富的语言输入；另一方面，有赖于儿童元语言学意识的发展。元语言学意识即儿童对所学习语言的结构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的能力。与语言不同层级的结构单位相对应，元语言学意识也包括语音意识、词素意识、正字法意识等不同方面。其中，词素意识指的就是儿童对词汇的结构的认识与操纵的能力，比如儿童能够意识到“教室”和“卧室”这两个词语中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室”，它的意思是房间或者屋子，“教室”就是教学活动所发生的房间，“卧室”是睡觉的房间。甚至给儿童一个生词“画室”，儿童也能够猜出来是用于画画儿的房间。词素意识发展比较好的儿童，能够利用词素和构词规则推测在阅读和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生词的词义，从而进一步扩大词汇量。

在国际上，词素意识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以英语为首的印欧语言中有关词素意识的研究成果丰硕，已经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但是由于汉语的词汇结构与印欧语言的词汇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

印欧语构词以派生和屈折为主，而汉语却是以复合为主。国外儿童词素意识发展的研究成果无法直接应用于汉语词素意识上，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来对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规律与特点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这本书，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词素表征与加工的理论及实验研究，以及儿童词素意识发生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儿童词素意识的不同方面、每个方面的发展轨迹，以及词素意识的发展与儿童语言与阅读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实验探索与论证，并为如何促进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提出了一点建议。

本书共包括七章，可以综合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第2章和第3章）为研究背景综述，首先简要概括了进行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后界定了心理语言学视野下与词素相关的一些术语以及汉语词素的特点，并对成人词素表征与加工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儿童词素意识的分类与发展研究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为实验研究，其中第4章分别用儿童不熟悉的不透明词（例如“木鱼”）和语义透明的假词（例如“鸡车”）考察了汉语学前儿童词素分解组合能力的发展。考察发现，学前儿童词素分解组合能力随年龄增长而发展，在学前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当儿童不能对词素进行组合时，也会选择复合词的第二个词素，表现出语义重心意识。第5章用词素异同判断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学前儿童与上学后儿童词素识别能力的发展以及影响儿童词素识别的一些因素。结果发现，儿童词素的分解与识别经过一个从整词向词素过渡的阶段。整词之间语义联系的紧密程度、词素的类型、词素的获得顺序等因素都会对词素的识别产生影响。不过，这些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概括来说，学前儿童主要依赖整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来识别词素，而上学后儿童更多依赖词素意义进行识别，因此词素类型、获得顺序等词素自身的特征起的作用更大。第6章考察了词素意识与词汇量、阅读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学前儿童的词素分解组合能力对词汇量发展有显著贡献，而词素识别能力则对听力理解成绩有

显著贡献。反过来，词汇量对分解组合能力和词素识别能力都有贡献，表明儿童发展词素意识需要一定的词汇量作为基础。上学后儿童的词素识别能力对词汇量和阅读的发展均有显著贡献。第三部分（第7章）在上述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总结了汉语儿童词素意识发展的不同方面、发展过程与阶段、影响因素以及与儿童语言与阅读发展的关系。

本书适合心理语言学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以及对儿童语言获得感兴趣的幼儿教师使用，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词素意识的研究进展、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方面与特点等知识，还可以为设计合理有效的、有助于提高汉语儿童词素意识与词汇发展的语言游戏、训练方案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关键概念界定	4
三、汉语词素的特点	8
第 2 章 复合词表征与加工的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10
一、词素表征与加工的理论模型	10
二、词素分解现象存在的实验证据	16
三、汉语复合词表征与加工的研究	25
第 3 章 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35
一、词素意识的概念	35
二、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38
三、词素意识与词汇量发展的关系	49
四、词素意识对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	51
第 4 章 汉语儿童复合词词素意识的发展	59
一、汉语儿童复合词意识发展研究现状	59
二、汉语儿童词素分解组合能力的发展(实验一)	63
三、汉语儿童语义重心意识的发展(实验二)	70
第 5 章 汉语儿童词素识别能力的发展	80
一、汉语儿童词素识别能力的研究现状	80

二、整词语义联系对词素识别能力发展的影响 (实验三)	83
三、词素类型对词素识别能力发展的影响 (实验四)	90
四、词素类型对上学后儿童词素识别能力发展的影响 (实验五)	97
五、词素获得顺序对词素识别能力发展的影响 (实验六)	102
第6章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与词汇量、阅读发展的关系	108
一、学前儿童词素意识与词汇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109
二、上学后儿童词素意识与词汇量发展的关系	114
三、学前儿童词素意识与听觉理解成绩的关系	118
四、上学后儿童词素意识与阅读理解成绩的关系	121
五、复合词词素意识与小学低年级儿童汉字 识别的关系	123
第7章 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及其与词汇量、 阅读发展的关系	129
一、实验结果简单回顾	129
二、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	131
三、词素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	138
四、词素意识与词汇量、阅读发展的关系	144
五、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50
六、结论	152
参考文献	154
附录	169
后记	178

第 1 章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系统考察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过程，及其对词汇量、读写能力发展的贡献。选择这一研究课题，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事，遇到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词，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它的意思来。比如我们看到或听到“斑牛”，会把它想象成“一种身上有斑纹的牛”。这是因为我们具备一种能力，即可以根据已有的词汇知识及构词规则推测出生词的含义来。构成“斑牛”的两个词素“斑”和“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且根据我们对汉语词汇的认识，我们倾向于认为二者是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的关系。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不难推测出“斑牛”就是“一种身上长着斑纹的牛”。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加工现象。我们在看到不熟悉的词语时，会根据所选择的两个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而做出不同的解释（Coolen, van Jaarsveld, & Schreuder, 1991）。例如“鸡车”可以是“拉鸡的车”，可以是“做成鸡的形狀的车（玩具）”，也可以是“车身绘有鸡的图案的车”。我们之所以能对陌生复合词做出诸如此类的语义解释，是因为我们具备词素的知识，以及支配词素构词的规则、词素之间组合的语义关系的知识。而语言习得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则在于儿童是如何获得类似于成人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

第二，研究儿童词素的获得还可以为词素在心理词典中是否具有表征提供直接的证据。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看，每个人大脑中都有一部心理词典，存储着我们所掌握的全部词语及其相关知识。我们之所以能够正确推测出生僻复合词的词义，是因为我们的心理词典中不仅仅存储着一个个词语，还存储着构成这些词语的最小的意义单位——词素及构词规则，类似于词典和字典。为了更好地理解儿童词素的获得和词素意识的发展，我们将专辟一个章节简要介绍词素在心理词典中的表征与加工的相关研究。由于汉语的构词方式主要是复合，我们主要介绍国际上有关复合词加工的一些研究。虽然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承认成人的心理词典中既包含词语的表征，又包含词素的表征，但是我们的心理词典究竟是以词为单位组织的还是以词素为单位组织的？或者哪些词是以整词的形式存储的？哪些词是以词素的形式存储的？这些问题还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成人语言加工自动化程度很高，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①难以精确探测到词素的表征与加工，导致在不同任务下，用不同类型的多词素词做材料所得的结论并不一致。如果能从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词素获得的角度进行研究，同样可以为词素在心理词典中是否有表征，以及表征的方式等问题提供一定的证据。

第三，语言发展对人类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影响，可以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体认知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的发展，因此，语言习得是语言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一定量的词汇及其知识，任何语言的产生和理解都不可能发生，因此，词汇知识的发展是语言获得最基本的前提。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词汇的积累与阅读能力的获得也存在密切的联系（Anderson & Freebody, 1981; Beck, McKeown, & Omanson, 1987; Nagy & Anderson, 1984; Nagy & Herman, 1987），而阅读能力是儿童在学校期间学业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Miller, 1988; Stanovich, 1986）。因此，致力于儿童语言与阅读发展的研究者需要仔细考察儿童词汇知识是如何增长的。儿童词汇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一些研究者对英语儿童词汇发展的轨

① 主要指的是反应时技术。虽然最近几年脑电与脑成像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过涉及词素研究的还非常有限。

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在小学阶段儿童平均每年能够学会几千词（Anglin, 1993; Miller, 1991; Nagy & Anderson, 1984）。如果儿童一个一个地学习遇到的每个生词，而不是利用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联系来学习，还会有如此惊人的词汇增长速度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儿童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究竟依赖哪些学词技巧或认知技能呢？

有关英语儿童词汇增长的研究发现，儿童词汇量的迅速增长得益于词汇意识的发生与发展。所谓词素意识，指的是儿童对词语内在的词素结构的意识以及反思与操纵这种结构的能力（Carlisle, 1995）。随着儿童词汇量的逐渐增加，词汇内部的语音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被认识，即“词素”这一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慢慢被儿童掌握，有关词素及词素间组合方式的词素意识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而实际上，词素意识与词汇发展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儿童一旦具备了词素意识，也就是说掌握了一定的构词词素，对构词方式也有了一定认识，就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学习新词。研究表明，对词语的构成词素与构词规则进行分析是儿童课外学习生词的一个主要途径（Anglin, 1993）。研究者把这一过程称为词素分析或分解（morphological analysis or composition）、词素问题解决（morphological problem solving），也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其中一种词素意识。

词素意识不仅与词汇量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还能促进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Kuo & Anderson, 2006）。尽管如此，词素意识还未受到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普遍重视。Mann（2000）做过一个统计：如果用关键词“语音与阅读（phonology and reading）”进行检索，可以搜索到大约 1000 篇研究论文，用“语音与阅读能力（phonology and reading ability）”进行检索，可以找到 350 多篇研究论文；而如果以“词素（或形态）与阅读（morphology and readi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仅找到 150 篇论文，以“词素（或形态）与阅读能力（morphology and reading ability）”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找到的论文只有 32 篇。而有关儿童词素意识发展轨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第四，汉语构词方式的独特性。汉语的主要构词方式是复合，而印欧语言的构词方式主要以屈折和派生为主。也因此，目前关于词素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屈折词和派生词上，对复合词的存储及加工以及复合词词素意识的研究很少。那么，从屈折词和派生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复合词，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加以证明。而且复合不是简单地把两个词素组合在一起，词素之间的组合方式、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词素意义与整词意义之间的关系等都使得复合词显示出与派生词和屈折词不同的特点，因此对复合词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语言及词素加工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

为了对词素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词素的概念。

二、关键概念界定

2.1 词素的内涵

词素 (morpheme) 是语言中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在汉语中，“morpheme”有两个常用的译名，一个是“词素”，一个是“语素”。语言学界对这两个译名内涵的认识略有分歧，我们在此罗列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陆志韦 (1956、1957) 使用的是“词素”这一概念。他指出：“汉语的词不那么容易提选，最方便、也是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凡是有意义的音节先都当作词素。其中有能独立的，当它独立的时候，词素等于词。当它在语言片段里不能自由运用的时候，‘词素+词素’才是词。”张寿康 (1957) 对词素的理解与陆志韦类似，即不仅指作为词的构成成分的语言单位，而且也包括可以单独成词的语言单位。他认为：“从构词法的角度看，词是由词素构成的，比如‘语言’是‘语’和‘言’两个词素构成的，‘喷’是一个词素构成的，‘人民’是‘人’和‘民’两个词素构成的。所以从构词法的角度说，词是‘由词素构成的最小的语言单位’。”

朱德熙 (1961) 主张用“语素”：“我们把‘morpheme’译为‘语素’。流行的译名是‘词素’。‘Morpheme’有两种含义：或指词内部的

有意义的组成成分（词根、词头、词尾等等），或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就前一种含义说，译作‘词素’是合适的，就后一种含义说，译作‘词素’会让人感到先有词，从词里头再分析出‘词素’来。本文所谓‘语素’，指后一种意义上的‘morpheme’。”

吕叔湘（1958）阐述了与朱德熙先生相同的看法：“用‘语素’做‘morpheme’的译名，是朱德熙先生的建议。……事实上，语素是比词更加基本的东西。在好些语言里，也许是多数语言里，要决定一个语言片段里边有多少个词相当困难，而把这个片段直接分析成语素倒比较容易，并且不用‘词’这个概念也能把这个语言的结构说清楚。”吕叔湘（1979）进一步重申了上述观点：“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也可以拿‘词素’做最小的单位，只包括不能单独成为词的语素。比较起来，用语素好些，因为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的划分，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划分是问题比较多的。”

概括起来，汉语语言学家认为“词素”反映的是把“morpheme”作为最小的构词单位，“语素”反映的是把“morpheme”作为最小的语法单位。吕叔湘（1979）就是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待语素的，他认为“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词素是对词进行分析后得到的最小的意义单位。

也有研究者认为“词素”和“语素”应该并存。例如，周国光（2004）认为：“从构词的角度来看，‘词素’这一术语还是应该有其地位的。‘语素’并不能完全取代‘词素’。例如，在‘大学生’这个词里有三个语素，但是这三个语素并不是一次组合为‘大学生’这个词的，而是‘大’和‘学’先组合为‘大学’，然后‘大学’再和‘生’组合为‘大学生’。……显然，‘大学’不是语素，因为它不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大学生’中的‘大学’正是词素这样的词汇单位。”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的，本文所考察的是词素意识的发展，即儿童通过一定量的词汇积累，逐步发现词语的内部结构以及不同词语中所包含的相同词素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洞察到词的构成单位及组合规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本文采用“词素”这一名称更贴切。

2.2 词素的类型

我们首先介绍印欧语言中词素的分类，由于本研究是在心理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所参考的印欧语言中词素的分类，主要来源于心理语言学家的文献，而非语言学家的文献。这部分内容还包括一些国际文献中常看到的术语，但是在汉语中很少有合适的对译词，由于在综述或引用这些文献时会提及，我们在此一并提出，并附上汉语翻译和简要的解释说明。

词素按照所表示的意义性质的不同以及在词的结构内部所起作用的不同，可分为词根（stem 或 root）和词缀（affix）。附着在词根前面的词缀叫前缀（prefix），附着在词根后面的词缀叫后缀（suffix）。屈折词是词根与屈折词缀（inflectional affix）组合而成的，派生词是词根与派生词缀（derivational affix）组合而成的，而复合词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组合而成的。

屈折词缀指的是附着在词根后面系统表明某种语法特性的词缀。例如表示复数概念的 *-s*，表示时态的 *-ed*、*-ing* 等。派生词缀指的是附着在词根的前面、后面或者中间（主要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以形成新词的词缀。例如，后缀 *-er* 附着在动词 *write* 后面，就形成了名词 *writer*。派生词素不仅改变词根的词性，也会改变词根的词义。与屈折词素相比，派生词素的能产性较差，而且其分布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它对附着的词根有一定的选择性。例如，*-able* 只能附着在动词后面形成一个形容词，而不能附着在名词后面。在下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派生词素在构词时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其获得时间远比屈折词素的获得时间晚。

根据能否独立成词，词素还可以分为自由词素（free morpheme）和黏着词素（bound morpheme）。自由词素不仅能够独立成词，也可以与其他构词词素组合成更复杂的词。例如，英语中的 *book* 就是一个自由词素，它可以直接出现在句子中，例如，*I have a book*。也可以跟其他词素组合成新词，例如 *bookstore*（书店）。英语中 *receive* 的两个构词词素 *re-* 和 *-ceive* 都是黏着词素，它们不能单独在句中出现，只能与其他词素组合成词。

2.3 从词素角度对词汇进行分类

如果根据词素来定义或划分英语中的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词根词 (root words)，即由单个的自由词素 (free morpheme) 构成的词。例如 cat, flop。

屈折词 (inflected words)，通常由一个自由词素和一个屈折后缀 (inflectional suffix) 构成。屈折后缀通常不改变词根的词性或语义，但是会改变词根的时态 (tense)、体 (aspect)、人称 (person)、数 (number)、性 (gender)、格 (case) 等。在词素加工的相关研究中，有关屈折词的研究较多的是研究动词的时态，例如考察规则动词与不规则动词的表征与加工方式是否相同 (Pinker & Ullman, 2002)。

派生词 (derived words)，即由一个词根和一个或一个以上派生词缀 (derivational affixes) 构成的词。例如 happiness, teacher 等。其中的词根，通常是词根词或自由词素，例如 teacher 中的 teach，有时也可以是黏着词素，例如 quantity 中的 *quant-*。在英语中，派生词缀可以是前缀 (prefix) 也可以是后缀 (suffix)，后缀常常会改变词根的词性，例如形容词 happy 后接派生后缀 *-ness* 后，变成名词 happiness。

复合词 (compounds)，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词素或词语构成的词，例如 blackboard, football, overbook 等。而汉语中的词根可以是自由词素 (free morpheme) 也可以是黏着词素 (bound morpheme)。构成复合词的词可能是词根词，例如 milk cow；也可能是派生词或屈折词，例如 taxpayer。有研究者 (Makkai, 1972) 根据构词词素与整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把复合词分为两类：透明复合词 (transparent compounds) 与不透明复合词 (opaque compounds)。透明复合词的词义能够根据构词词素的意义推测出来，例如 snowman (雪人) 表示用雪堆成的人；而不透明复合词的词义与构词词素的意义没有任何联系，例如，英语中 pink lady 指的是一种鸡尾酒，与构词词素 pink (粉红色) 和 lady (女士) 的词义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研究者把复合词分为向心复合词 (endocentric compounds) 和离心复合词 (exocentric compounds)。前者如 birthday, milk cow，它们的词义是中心名词 (head noun) 所代表的语义范畴中的一个小类，英

语和汉语的中心名词通常都落在第二个词素上，*birthday*（生日）就是 *day*（天/日）的一个小类，*milk cow*（奶牛）就是 *cow*（牛）的一个小类。离心复合词则没有中心名词，整词也不是中心名词的亚类，例如 *pickpocket* 指的是“扒手”，而不是一种 *pocket*（口袋）。

根据构词词素的数量或复杂性，词语又可以分为单词素词（*monomorphemic word*）、双词素词（*bimorphemic word*）和多词素词（*multimorphemic word*）。顾名思义，单词素词是只有一个词素的词语，例如“牛”（*cow*）。双词素词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词，例如“奶牛”（*milk cow*）。对派生词和屈折词来说，它是由一个词根和一个词缀组合而成的词，例如 *stillness*, *books*, *rewrite*。对复合词来说，它是由两个词根或两个词组合而成的，例如 *blackboard*, *cardinal flower*。多词素词是由两个以上词素构成的词。对派生词来说，它是由一个词根和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缀构成的，例如 *incomparable*, *hopelessness*。对于复合词来说，它是由两个以上词根构成的，例如 *whole wheat flour*, *get-rich-quick*, *Northwest Coast Indian*，英语中的复合词有时是由两个词构成，其中包括派生词和屈折词，例如 *western saddle*, *bare-eyed cockatoo*, *exhaust-gasalyzer*。双词素词和多词素词被统称为词素复杂词（*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ords*）。

三、汉语词素的特点

无论是研究成人词素的表征与加工，还是研究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都要充分考虑所要研究的语言其词素系统方面的特点。因为词素的特点会影响成人心理词典中多词素词的表征与加工，同时也会影响到儿童词素的获得、词素意识的发展。例如，芬兰语是一种屈折程度非常高的语言，因此说芬兰语的儿童两岁多就开始发展有关屈折词素意识（*Lyytinen, 1987*），而英语虽然也有比较丰富的屈折词素，但是远没有芬兰语那么发达，因此英语儿童4岁左右屈折词素意识才开始发展（*Berko, 1958*）。本书主要考察汉语儿童词素意识的发展，因此，我们首先简要概括一下汉语词素的特点：

1. 汉语大部分词都是复合词，由两个到多个词素组成。根据北京语言学院（1986）的统计，汉语复合词的总量占有词汇的70%之多。而且词素构词的时候，词义基本上不发生变化（苑春法、黄昌宁，1998），说明汉语词语的可分析性程度较高。

2. 复合词内部有多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汉语语言学家把汉语复合词分成以下几种类型：联合、偏正、动宾、动补和主谓（黄伯荣、廖序东，1997）。其中偏正结构的占大多数，定中结构的偏正词占名词的80.6%，状中结构的偏正词占动词的23.3%（苑春法、黄昌宁，1998）。

3. 存在大量同音词素和同形词素。词素在口语中对应一个音节，但是汉语只有1300多个音节，而常用词素却有5000多个，造成汉语中存在很多同音词素。据汤云航（1995）的统计，汉语只有35%的音节是一音一字，一个音节承担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其余音节负担沉重，一个音节承担两个以上字所代表的意义。音节与词素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汉语存在大量的同音词素。

4. 虽然存在一些黏着词素，但很多自由词素同时充当着单字词的作用。常用汉字中约有49%可以作为单字词在句中自由使用（尹斌庸，1984）。

汉语词素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词根之间存在多种组合关系、自由词素和黏着词素数量相当、存在大量的同音词素。汉语的这三个显著特征决定了汉语词素的存储与表征显示出与拼音文字语言的不同之处。